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八十四回 兩姊妹緣分共三生 難兄弟商量留一脈

卻說次日寶珠起來，因把昨晚香玉代他孀娘請求的事，稟明了柳夫人，卻把香玉不願同去的話也回明了。柳夫人想了想，道：「論理，咱們家的班子放出去外面唱戲，不知道底細的，還只道是咱們家的主意，那婆子雖有這樣心思，可也由不得他。這班孩子們給他帶去，知道怎麼一個結局？你和他講去，說是我的意思。他要去，盡他走去，孩子們不許帶一個去，看他怎麼樣！」寶珠大喜，因把這話親自到春聲館來，當著眾人發表過了，只把那個婆子氣個半死。那香玉心裡感激自不必說，從此更是傾心著意在寶珠身上，暫且按下不提。且說秦瓊開的那一片舖子，當初原是和秦珍兩個拿出些私蓄來擺開了，做個俱樂部的，如今秦文已是去世，他倆個也就不瞞人了。又且主持家政的乃是秦珍，他便放出大手臂來，添上些本兒，索性把房子也翻造過了，卻是一所七間兩進的大洋樓。外進做了店舖，裡進做了住屋。你道這位屋裡住的是誰？原來是秦瓊自從蔣園園死了以後，便和石漱芳不睦，盡在外面尋花問柳，也不止一日了。在京的時候，卻和秦珍一處兒在外應酬，因此兩人都有了一個相知。那相知的人，卻又不是妓女，也不是什麼門子裡人，聽說是一個什麼學堂裡的兩位女學生。原來兩姊妹兒，大的叫做蘇麗君，小的叫做蘇愛君，都出落得風流俏麗，別是一種可人的情性，比到秦府裡的諸位小姐，簡直有天壤之別！略略比賽得過的，只有一個賽兒和蘇愛君有些相象。但也不同，因為他兩姊妹是閱歷多了的人，那種儻行為，嫉媚的舉動，便是春聲館的一班女伶也沒得這般跌宕。卻有一種乖張脾胃，都不願意嫁人，只是形跡上也不講究什麼。他和秦氏兄弟在名義上只算個結義的兄弟姊妹，其實，按到實際上也和夫妻差不了多少，只因珍、瓊兩人都是有了妻子的人，所以都不願意做他兩個的外婦，卻是心裡又愛上他兩個，因此從長計議，仗著他倆姊妹兒懂些外國科學，又和學界中一般人物相識，所以開這一片文具商舖，做個根據之地，兩位爺們也便將這所在當做銅雀台一般，穿花似的來來去去，好不快樂。小廝們誰不知道？只不敢傳進中門裡面去罷了。這蘇麗君和秦珍本來很要好，無奈秦珍家裡有著一妻一妾，又添上些家務，忙個不了，偶中來轉一轉，便自去了，麗君因此不無有些缺憾；又加秦珍的年紀要比自己大上一半，幸而不是嫁與秦珍的，所以也沒什麼拘束。他倆姊妹便都專心屬意在著秦瓊身上，只不過要錢用的時候，又少不得秦珍這位。瓊二爺是沒有權的，所以秦珍來的時候，他倆姊妹又都熱趁著秦珍，好的他們是兄弟姊妹，也沒什麼醋意，相安無事，到今已是一年多了。

誰知事有湊巧，這蘇麗君竟已有了三個月娠，到這時候便成了一個難題目。在秦瓊的意思，原想做在秦珍身上，免得自己擔著肩子，無奈麗君不肯，他說：「我原不曾嫁誰，養這孩子下來，算個什麼名兒？不如服兩劑藥墮了的乾淨。」秦瓊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我和大哥哥，都還沒得孩子，好容易得了一個，要是男孩子，墮了豈不可惜？依我的主見，不如竟是明公正氣的，你愛誰，便嫁了誰，養下這孩子來，便是誰的。」麗君笑道：「你倒說的簡捷！究竟這孩子是誰養下的，連我自己也記憶不准，終不成拈鬮兒嗎？況且我如果要嫁，何必等到今兒？我只為一個女兒家，嫁了人，便要受人的管束，什麼事都由不得自主，又況你們家動不動拿個門風家教的大題目來厭人，誰願意做你家的媳婦去？照我現在這樣，好便咱們聚首一輩子，不呵我還是我，你還是你，有什麼牽牽扯扯的開交不得？我自有的主意，你莫管我！我愛墮了，你也不能干涉我這些事。」說得秦瓊沒了對付，知道他是個自由慣的人，他又自己懂得藥性，他要吃什麼時，舖子裡盡有著，誰還禁止得他來？因去告知秦珍，要他想一個良策。

你想，秦珍已是四十光景的人了，老養不出一個孩子下來，如今蘇麗君替他有了一個娠，他自然有著許多希望。至於秦瓊和麗君有些交情，他原曉得。不過，細細想來，縱使這個孩子是秦瓊的，譬如承繼姪兒子過來，也沒什麼要緊。明知蘇麗君不肯嫁自己的，但既把這種子推到自己身上，也是落得認受彌補彌補自己的缺憾。如今聽說麗君竟是這般一個主見，他便發起急來，道：「麗君這人真是乖張到了極處！他便不願嫁我，只把孩子留給了我，也算是咱們一場情分。若說把藥墮了，不要說是作孽，並且自己身體也吃了大虧，這可使不得！好兄弟，你和愛君要好，還是你去央著愛君，叫他勸勸他姊姊去！」秦瓊道：「愛君的性格，你是知道的，比他還要乖張。他還怪他姊姊，說吃藥吃的不早。要是他，哪裡要等到今朝，才有數兒？依我想，還是大哥哥自己懇懇切切的說去，或者他感著大哥哥素日的恩情，肯替大哥哥留下這一點骨血來也未可知。」秦珍想想，沒法，因道：「那麼我停一會子便來，你先去！」秦瓊便自回到舖子裡去。

秦珍到帳房裡轉了一轉，正想要走，沈順來請，說藕香請他有事，只得仍回西正院來。不知秦珍把不把這事告知藕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世上豈無連理樹，人間盡有自由花。